

YUJIA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

《语海》编辑委员会

总顾问

钟敬文 夏征农 季羨林 陈 原

总策划

何承伟

总审订

温端政

顾 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邓伟志 冯英子 江曾培 束纫秋 何满子 罗竹风 姜 彬
徐中玉 傅永和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慰南	马光星	马名超	马学良	王自强	王树山	乌丙安
邓伟志	左玉堂	龙海清	卢润祥	宁 锐	冯英子	邢志萍
过 伟	曲彦斌	任嘉禾	刘发俊	刘兆元	刘清河	刘辉豪
刘魁立	江曾培	汤珍珠	许宝华	许威汉	阮智富	孙厚朴
李文瑞	李行健	李志江	李建国	严 修	束纫秋	吴文祺
何承伟	何满子	张 斌	张紫晨	陈 原	林祥楣	罗竹风
季羨林	金 照	金宝枕	单耀海	郝铭鉴	胡双宝	胡裕树
赵方中	赵世杰	钟敬文	姜 彬	姚 力	贺 嘉	袁学骏
莫 高	顾承甫	夏征农	晁继周	徐中玉	徐华龙	高歌东
凌敬昆	陶立璠	萧 园	蒋礼鸿	韩敬体	傅永和	温端政
黎本初	黎邦农	颜逸明	濮之珍			

出版说明

—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语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民间语汇更是不断积淀、延续和丰富,形成百川归海之势,蔚为壮观。大量民间语汇的出现,可以直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先秦的典籍,对当时民间所传固定口语多有记录,从中可以想见它们广为流传的情况。《左传·隐公十一年》:“周谚有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庄子·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荀子·大略》:“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韩非子·内储说上》:“鄙谚曰:莫众而迷。”“谚”、“野语”、“民语”、“鄙谚”等指的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间语汇中的谚语。同样能够说明民间语汇源远流长的是,今天有些谚语,可以在几千年前的典籍中找到记录。例如,与人们经常说的“二人同心,黄土变金”相类似的谚语,至少在周代就已出现。《易经·系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说法,但其中所包含的喻义,和“二人同心,黄土变金”是基本一致的。

格式固定的民间语汇,在传承过程中不断锤炼,往往浓缩了人世的哲理,有着特殊的表达功能,所以自古就受到人们的特别钟爱。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战国策》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战国策·楚策四》:“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庄辛是战国时楚襄王的一个谋士,文中记载他用来劝告楚襄王的话,一开口就借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句“鄙语”,即“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意思。

《战国策·韩策一》中还有个事例,说的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为说服韩国国君不要做秦国附庸,也用了一句著名的“鄙语”:“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

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宁为鸡口，无为牛后”这句俗语，至今仍经常使用。

庄辛和苏秦均是战国时著名的谋士，而他们在为楚王和韩王进言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借用当时的“鄙语”，足见民间语汇在当时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

与民间语汇的传承、盛行相一致的，是古代文人对民间语汇的专门辑录，以及在追根寻源方面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据《隋书·经籍志》载，南朝梁代刘霁曾著《释俗语》八卷，可惜已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唐代以来民间语汇的专著，却可以说比较丰富。唐代李商隐《杂纂》、宋代王君玉《杂纂续》和苏轼的《杂纂二续》，都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歇后语的汇编；宋代周守忠《古今谚》、明代杨慎《古今谚》、陈士元《俚言解》、周梦暘《常谈考误》、郭子章《六语》、清代翟灏《通俗编》、钱大昕《恒言录》、陈鱣《恒言广证》、曾廷梅《古谚闲谭》、胡式钰《语窠》、郑志鸿《常语寻源》、李鉴堂《俗语考原》、顾张思《土风录》、唐训方《里语征实》、梁同书《直语补证》等等，均不同程度地记录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各类语汇。清人杜文澜《古谣谚》，全书达一百多卷，搜集了古籍中所引上古至明代的谣谚，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专集。今人辑录的有关谚语的专著，有史襄哉的《中华谚海》、朱雨尊《民间谚语全集》。20世纪20年代初胡朴安等编了一部《俗语典》，收条比较繁富，在求典寻源上下了一番功夫，自有其价值。

除了一部分文人对民间语汇作专门的辑录，历史上有的文人虽然不是民间语汇方面的专门家，但也同样显示了对民间语汇的偏爱和探究的兴趣。

例如，明代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方谚语有‘长老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得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若独种必无可得之理，故云。”顾元庆本来是研究诗歌，不想从唐诗中悟出一句歇后语的来历，大有茅塞顿开喜出望外的意思，可见其对于民间语汇的兴趣，并不亚于诗歌。又如，明代江盈科《雪涛谈丛》记载：“余邑谚云：‘猪来穷家，狗来富家，猫来孝家。’故猪、猫二物，皆为人忌，有至必杀之。而邑中博士名张宗圣者解曰：‘谚语政不尔，无足忌者。盖穷家篱穿壁破，故猪来，非猪能兆穷也；富家饮饌丰，遗骨多，故狗来，非狗能兆

富也；家多鼠虫为耗，故猫来，非猫能兆孝也。’此说甚当。”张宗圣既不迷信又很有见地，对一句迷信色彩很浓的民间谚语作出恰当的解释，而作者也赞叹“此说甚当”，显示了古代文人对民间语汇的爱好与探究。

历代文人的记录和探究，对民间语汇的滋生积淀、传播和规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为今天考察古代的民间语汇，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材料。

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当代对于民间语汇的搜集、辑录和研究，到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形成热潮，出版了大批民间语汇方面的资料、工具书和研究专著，在民间语汇的研究整理和规范使用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推出《歇后语四千条》《谚语二千条》《形容语一千条》《俗语二千条》《惯用语一千条》等书后，到 80 年代后期，又推出《中国歇后语》《中国俗语》《中国谚语》《中国惯用语》《中国俗成语》等，一方面大量扩充了收条的数量，另一方面对条目加以解释，引入例证，在编排上也更注重实用。这些书面世以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了 90 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有针对性地推出《谚语小辞典》《歇后语小辞典》《俗语小辞典》《形容语小辞典》《惯用语小辞典》等，同样广受读者欢迎，这再次为组织策划编纂更大规模的民间语汇工具书增添了信心。

《语海》得以编纂的条件，是中国几千年流传、积淀下来如恒河沙数的民间语汇，而历朝文人对民间语汇的搜集、辑录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其次是人们口口相传、格式固定的当代语汇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各地都有大量的口语材料可供搜集；再次是语汇学界对民间语汇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所有这些，正是我们能够出版《语海》的坚实基础。

二

《语海》对民间语汇的分类界定，具有与一般传统不同的概念，首次把这些语汇分成谚语、俗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暗语等六大类。

谚语

谚语的称谓，历来有许多，如：“俚语曰谚。”（《尚书·无逸》某氏传）“谚，俗语

也。”(《礼记·大学》释文)“谚,俗言也。”(《左传·隐公十一年》释文)“谚,俗所传言也。”(《汉书·五行志》)“谚,直言也。”(《文心雕龙·书记》)这些说法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谚语的性质,但古人说的“谚”实则和“语”属于并列结构,是广义的谚,也就是说谚语包含所有民间语汇。

《语海》对谚语的界定是狭义的:它是通过形象性的语言,判断式的、直接说理的表述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具有哲理性、劝戒性、科学性和知识性。如:“观棋不语真君子”,“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冷不热,五谷不熟”,“平时不帮人,急时无人帮”,“人心齐,泰山移”等,形式多样,内容涵盖十分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俗语

俗语的称谓,在秦以后的汉代文献中已出现,刘向《说苑·贵德》:“俗语曰:‘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唐宋以后,“俗语”的使用频率提高,而且所指范围也逐渐扩大。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鹤诗也……。”明《西游记》六一回:“这正是俗语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续西游记》三九回:“只因有几个纵酒少年生事惹祸,俗语说的:无中生有,便惹了一个怪物。”以上例证中的所谓“俗语”,其概念是广义的,它实际上包含了民间口头流传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

《语海》所界定的俗语则是狭义的,它通过比喻、夸张等形式描述世态人情,达到劝戒、说理的目的。如“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吃了五谷想六谷”,“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都是典型的俗语。此外,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既无喻意,又不隐含经验、知识的语汇,如“恭敬不如从命”,“一而再,再而三”,“前言不搭后语”等等,有的是套话,有的则是形容某种状态,有的工具书把这类语汇都归入惯用语,《语海》则把这类语汇定为俗语。俗语在《语海》中与谚语的区分,按其表达方式是直接说理还是间接描述,直接道出经验、道理的是谚语,通过比喻、夸张等形式描述性地反映人情世态的则是俗语,如“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俗语),“平时不帮人,急时无人帮”(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俗语),“人心齐,泰山移”(谚语)。

歇后语

现在我们所说的歇后语,一般都由两个部分构成,前一部分设事,像谜面,后一部分是本意,像谜底。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说话时通过前一部分的形象表述,运用比喻、双关、谐音等手法引出后面的本意,从而达到表述特定含义的目的。

《语海》收录的歇后语,是久经锤炼而现在又十分通行的实用性强的语条,屏弃了大量结构松散、生造的语条。歇后语因其源远流长及诙谐幽默的特点,有的会涉及一些生理缺陷、迷信和旧风俗,这是为取其性质特点设喻,如“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城隍娘娘害喜,怀的是鬼胎”等,所设比喻虽然不雅,但绝不是针对生理缺陷者的挖苦,也不是宣扬迷信。对于那些涉及落后思想意识及低级趣味的条目,我们已经作了剔除。

严格意义的惯用语

惯用语是以动宾关系为基本语法结构(主谓、偏正、并列等关系为辅),以三字格为基本形式(二字、四字、五字格等为辅),以比喻和引申为表达方式的固定短语。惯用语结构上是一种定型短语,所以,如“坐山观虎斗”,“上刀山,下火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生米煮成熟饭”这些带有句子结构的条目,在《语海》中,就收入俗语这一类了。惯用语必须有喻义或引申义。鉴于这一点,我们把那些含义单一的短语,如“帮一把”(从旁帮助),“抱不平”(见到不公道的事,表示不满引起同情或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变心肠”(心地变得凶狠险恶或变心),“不起眼”(不引人注意,一般化),“掉眼泪”(指哭),“摸着干”(摸索着干)等,都排除在惯用语之外。《语海》收录的惯用语均是有喻意的,如:①动宾结构:“吃醋”、“搭脉”、“敲木鱼”、“量马路”、“拖油瓶”、“打秋风”、“倒胃口”、“掉花枪”、“穿小鞋”。②主谓结构:“龙虎斗”、“鸟兽散”、“手脚不稳”。③偏正结构:“晴雨表”、“马后炮”、“摇钱树”、“空城计”、“绣花枕头”。

首次界定俗成语

俗成语是通俗化的成语,为历代民间口头创作流传,浅显易懂,是固定的二二相承的四字格组合。俗成语语义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俗成语大多产生在宋元以后,如“南征北战”、“过河拆桥”、“说长论短”、“大惊小怪”、“劈头盖脸”、“说三道

四”、“横七竖八”、“半生不熟”等；另有些产生年代虽久远，出典早，如“难兄难弟”、“三心二意”，分别出自《世说新语·德行》、《论衡·涧时篇》，产生之初很书面化，但历代反复沿用至今，已在大众口耳广为流传，非常通俗，故也定为俗成语。这类俗成语还有很多，如“感恩戴德”、“千差万别”、“同心同德”、“后顾之忧”、“后会有期”、“金口玉言”、“两面三刀”等。此外，《语海》还把少数民族创造的俗成语纳入其中，如“借水还酒”（藏族）、“角鱼喂狗”（藏族）、“出猫入虎”（回族）、“树大盖草”（侗族）、“父虎子豹”（毛南族）等。俗成语一定要通俗，《语海》排除艰涩、儒雅、书面性很强的成语，如“雏凤声清”、“乌尧之议”、“充闾之庆”、“鞭辟近里”、“暴戾恣睢”、“临渊羡鱼”、“若敖鬼馁”、“文恬武嬉”、“玉卮无当”、“栉风沐雨”等。

俗成语的俗是与书面成语的雅相对的，这是从语意上判断，其结构还是同一般成语一样，是固定的二二相承的四字格。这样，一方面把临时随意组合的四字格排除在外，如“知识大全”、“人无二心”、“居家必备”、“小事一桩”、“一古脑儿”、“一说就成”等，均不在俗成语之列。另一方面，如吕叔湘先生在《中国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序中所说：“成语的主要特点是形式短小，并且最好是整齐，甚至可以说是以四字语，尤其是二二相承的四字语为主。”这样，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也就排除在俗成语之外了。俗成语的这一结构特点，能帮助我们明确它与惯用语的界限。惯用语的结构也是定型的，不过与俗成语不同，其结构以三字格为常态，不受严格音节限制，并在使用上具有一定灵活性，如“开夜车”、“敲竹杠”二条，可拆开，中间加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夜车”，“敲了她一笔竹杠”；语序可移：“夜车不要开得太多”，“这个竹杠真是敲得太厉害了”。这样如遇惯用语中的四字式，就不难与俗成语区分了，如“狗皮膏药”、“吃迷魂药”、“开顶风船”、“光杆司令”、“扛大红伞”等。

首创暗语为行话、黑话、市井隐语的总和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6 修订版）“暗语”条解释“暗语就是彼此约定的秘密话”。语言学家温端政先生认为：“秘密语，也叫黑话、暗语，旧时多叫市语、切口，是某种行业中的某些人为了特殊需要而彼此约定的用语。”因此也可以说，暗语就是人们为了某种特殊需要而彼此约定的语汇或短语，包括行话、黑话、市井隐语。

《语海》暗语的收条原则：①暗语是“特用型民间熟语，指专用于某种特定的群体或场合的较为定型的词语。它在使用范围上有较强的局限性，但具有特殊的功用，是民间语言中极为有特色的组成部分”。（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暗语是民间语言中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又有使用的局限性，故《语海》的暗语收条极为谨慎：只将使用相对普遍的条目收录进来，如“大溜头”（旧指说书艺人说到精彩处，听众情绪热烈，哄堂大笑的情景）、“上白班”（北方地区市井指在白天行窃）、“吃火腿”（旧时江湖乞丐谓被人脚踢）、“打茶围”（旧时上海长三书寓妓院谓嫖客在妓院中与妓女饮茶谈笑取乐）、“赶月亮”（南方地区市井谓夜间入室行窃）。②暗语的结构也是特殊的，“虽都称‘语’，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词”（温端政），故《语海》只收表现为“语”的部分暗语，大多数是词的暗语，就只好割爱了。《语海》的暗语条目相对少了，这是为保证质量必须的。

暗语与惯用语是有区别的，作为“语”的这部分“暗语”与惯用语的区别主要看是否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熟知。人们普遍认识了的就是惯用语，局限于某行业、群体的即是暗语。有一些本是暗语，如“大团结”、“下海”，后因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已不再有先前的行业隐秘性了，语性也就转化为惯用语。

三

口口相传的民间语汇是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遗产、民族瑰宝。谚语、俗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暗语，这些丰富生动、睿智有趣的口传文化精华，如同一股股涓涓细流，滋润着中华文明的肥沃土壤，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勃勃生机。对此，季羨林先生有很精到的论述：“《语海》所收的各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涉及人们如何处理人与大自然（天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每个人的个人修养等问题，并且都有精辟的意见，对指导我们的人生有重要意义。这些‘语’，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中，都罕有其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语海》作为中国第一部规范化的工具书的文化背景，也是它不同于一般语词类工具书的独特鲜明个性。

民间语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多元化的。从《语海》对民间语汇实际采

录、整理和编撰情况来看,其中所包含的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价值更为显著。

(一)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通常来说,文艺创作从民间语汇中吸取养料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将民间语汇的各种形式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去,如宋元以来的话本、曲剧、小说、民间故事创作系列中大量引用谚语、俗语、俗成语和歇后语等,这构成了《语海》引证资料来源的主流;一是间接地将民间语汇的养料潜移默化地吸收到文艺创作中去,这种现象则更为普遍,它几乎是涵盖了整个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史,我国文艺创作的每一次勃兴、每一个高峰,都是从民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的结果,都暗合着民间口传文化的发展脉搏。

必须强调的是,作为语言艺术顶峰的民间语汇创作,始终代表着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无数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创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民间语汇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但又远非是粗糙、浮泛之物,事实上,它的凝练隽永的至高思想艺术境界,往往令不少以雅文化自居的“主流”文化相形见绌。有人认为,包括民间语汇在内的口传文化是末流文化,是附着于“正统”雅文化之下的边缘文化、支流文化,这显然是本末倒置。

民间语汇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互动性,即文学艺术创作有赖于民间语汇的源泉和土壤,有时候,文艺创作又反过来促进民间语汇的深化发展。如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是性格鲜明的形象,他外表粗黑,性格刚勇仗义,但处理事情粗中有细,有勇有谋,以张飞外表、性格及其有关故事为题材,产生了一系列民间语汇,收入到《语海》中的就有相当一部分:“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粗中有细、有劲无处使)”、“张飞战马超,不相上下”、“张飞哭刘备,兄(凶)啊”、“张飞睡觉,口眼不闭”、“张飞找李逵,黑对黑”、“张飞骂关羽,误会”、“张飞卖秤锤,人强货硬”、“张飞卖豆腐,黑白分明”等(以上是歇后语);“张飞不做做黑人”、“张飞还粗中有细”、“张飞脑袋孔明心”等(以上是俗语)。又如,当代单口相声段子《买猴》是十分脍炙人口的,其中塑造了一个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采购员马大哈,在民间语汇中就产生了“马大哈”这么一个惯用语,用来讽刺作风不踏实、随便马虎的人,显得相当传神。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形象是民间语汇不断创新的动力之

一。这是一种从文艺创作^(提炼)→民间语汇^(运用)→文艺创作的循环往复过程,民间语汇在其中起到了将文艺创作形象高度提炼、高度概括又反作用于文艺创作的决定作用,实质上最终也是为文艺创作服务的。

(二)民俗事象的全面反映。民俗学家在田野作业、乡间采风的时候,几乎全都不约而同地把民间语汇的采集和整理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是从民间文学的研究发展而来,是从研究民间口头语言艺术起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9年开始着手规划编纂《语海》,同样也是拥有了较为深厚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出版基础,紧紧依靠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以民间文学作品为初步依据,逐步展开工作的。在民间采风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民间语汇的最新研究成果,《语海》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语汇进行了精确分类和详细注释,并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典范用例,使民间语汇的编纂出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民间语汇和民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是民风民情、民俗事象最全面、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从《语海》所收入的条目看,它们涉及几乎所有的民俗事象。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风民情的丰富性决定了民间语汇中所反映的民俗风情的多姿多彩。民间语汇对民俗事象、民俗惯例的反映是经常的、大量的、普遍的,人们总是习惯于拿身边最为常见的事物来作为表现对象,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表现出民俗的多样性,表现出“一方一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例子在《语海》中比比皆是。比如,“大年初一包饺子,没外人儿”(歇后语),表现了新春佳节合家团聚吃饺子的节庆民俗;“挂羊头,卖狗肉”(俗语),表现了以虚假实物为招幌的商业民俗中的投机行为;“山珍海味”(俗成语),表现了举世闻名的中华饮食民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谚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歇后语)、“一日夫妻百日恩”(谚语),表现了订婚、迎亲、结为夫妻等一系列婚嫁民俗;“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谚语)、“只看衣衫不看人”(俗语),表现了传统注重服饰外表的衣饰民俗等。

(三)广泛认知价值和普遍的实用价值。民间语汇是千百年来民族智慧、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等的高度结晶。它具有广泛的认知价值,很强的知识性,传递着密集的信息含量;它的关于自然、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具

有普遍实用性,是我们了解、研究和实践社会的捷径。

事实上,《语海》从开始策划之初,就很强调全面揭示民间语汇的实用性价值和高度信息含量,强调必须具有为当代人所用的时代特征。在这一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语海》所收的民间语汇具有多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功能:

1. 开启智慧,开阔阅历见识。民间语汇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是五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结晶。特别是谚语和俗语,其中绝大多数饱含了对社会人生诸多经验的总结,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2. 获得丰富自然科学、工作学习的常识。特别是谚语中的农谚、林谚、气象谚、渔谚等都是大自然客观规律的总结,是人们在工作学习中探索出来的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科学性。

3. 增加生活情趣和格调。民间语汇表现手法十分多样化,它们往往以生动鲜明的形象,或风趣,或幽默,或夸张地表现社会生活的场景,这是民间语汇特有的引人入胜之处。特别是歇后语,更是带上了调侃诙谐的语气来表情达物,其感情色彩十分浓烈。

4. 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充实写作语库。民间语汇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运用好民间语汇,能使我们日常语言交流充满风趣、机智、幽默的特殊韵味,增加写作时语言运用的信息库存,体现出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灿烂隽永的鲜明风格。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和已经有一定语言运用基础的青年以上读者,案头常备《语海》将有助于丰富语汇,增加个人及其作品的语言魅力。

《语海》在世纪之交之际出版,是对中华民族民间语汇的规范化的尝试,是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民间语汇一次集中的大规模搜集整理与诠释,前后差不多相继了十年的时间,此中甘苦,非个中人,难以体会。在整个进程中,《语海》十分重视对直接采自民间的语言的再加工;十分重视自身的资料建设;十分重视对民间语汇深层内涵意义的探幽,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意,有所提高,以确保质量。民间语汇浩如烟海,内容深刻宏富,形式多变,奥妙无穷,这里有人生的探索、历史的沉淀、哲理的表述、真知的总结、会心的幽默、智慧的闪光。这真是一座有待深入开掘的民间语言文化宝库。限于人力与水平、时间与精力,《语海》编纂工作难以一次就极臻完善,难免存在不足与缺陷,殷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语海》曾广泛参考汲取了有关民间语汇的研究成果,又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真诚合作、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语海》编委会

1999年11月

序 言

温端政

我国传统的语文学注重解字释词,这类著作统称为“字书”。有的字书以字为对象,解释形体、读音和意义,并按一定的顺序编排,叫做字典。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引进“词”(word)的概念,汉语研究逐渐确立了“词”本位,出现了以释词为主的词典。有些词典也收一些成语或其他固定语,但所收有限。于是出现了以释“语”为主的语典。有专收成语的成语辞典,专收谚语的谚语辞典,专收歇后语的歇后语辞典,专收惯用语的惯用语辞典等,还有兼收各种语类的综合性语典。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语海》是迄今首创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关于“语”的综合性辞书。

《语海》表明,汉语的语汇浩如烟海。但比起字汇和词汇的收集和整理,语汇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起步较晚,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上海文艺出版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这方面的长远计划和具体安排。1988年出版了《中国歇后语》,1989年出版了《中国谚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先后出版了《中国惯用语》(1991)、《中国俗成语》(1991)、《中国俗语》(1992)、《语海·秘密语分册》(1994)等。

《语海》当然不是以上六种著作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进一步资料搜集及反复加工提炼、增补修改的再创作的艰辛过程。

从总体上看,把歇后语、谚语、惯用语、俗成语、(狭义)俗语和暗语确定为“语”的主体,是合理的;《语海》对各种语类所作的界定基本上是可行的。当然,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中包括“语”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什么是“语”?《说文·言部》:“语,论也。从言吾声。”说明“语”的本义是议论、辩论、谈论。《诗·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在议论、辩论、谈论中,为增加说服力,常引用民间流行的或古人说过的一些“现成话”,也称之为“语”,于是“语”便开始成为一种语言单位的名称。如:

语曰:“莫知其子之恶。”非智损也、爱身之也。是故论贵贱辩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尸子》卷上)

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羨名、不要势何羨位、不贪富何羨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故语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列子·杨朱》)

在先秦文献里,“语”往往与“谚”相通。如:《穀梁传·僖公二年》:“宫之奇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范宁集解:“语,谚言也。”又如上面所引《尸子》卷上“莫知其子之恶”,在《礼记·大学》里则称为“谚”: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郑玄注:“谚,鱼变反,俗语也。”

可见,“语”、“谚”、“俗语”在古代是相通的。“语”前面除了可以加“俗”外,还可以加上“鄙”、“野”、“里”、“俚”等,如:

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

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汉书·刘辅传》)

俚语曰:“贫不学俭,富不学奢。”(《旧唐书·马周传》)

“谚”前面也可以加上“鄙”、“野”、“里”、“俚”作“鄙谚”、“野谚”、“里谚”、“俚谚”,表明在古代,“语”和“谚”一样,具有明显的民间性。

在现代汉语里,“语”的意义和用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失去了单独表示语言单位的功能,不再有古代“语曰”、“语云”的说法。“语”一般只作语素。这样一来,汉语语言学术语系统里就缺少了一个能用来统称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以及成语等大于语的语言单位的术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采用译借外国语,如“熟语”;有的新造一个术语,如“固定语”;有的暂且称为“特殊词汇”。然而这些做法都有某种缺陷。如“熟语”是50年代从俄语译借过来的,本来就是多义词,借到汉语里来后,自然产生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汉语里的“语”不存在生熟的问题,因此一直与汉语语言学的术语系统格格不入。“固定语”这个名称也没有被大家所接受,“语”本来就是相对定型的固定结构,再加“固定”给人以蛇足之嫌。“词汇”本来是指词的总称,“语”不是词,归不进“词汇”,用“特殊词汇”来指称“语”,也很勉强。

到底如何是好？有的学者主张，让“语”古为今用，让它取代“熟语”、“固定语”、“特殊词汇”等名称，同时用“语汇”来总称汉语里所使用的“语”。《语海》在取名上，体现了这种主张，这既符合汉语实际，又言简意赅。《语海》俗成语部分，不收来自书面语系统的成语而收“俗”成语，这表明《语海》的“语”更接近于它的古义。也就是说，《语海》不同于一般的“熟语”类辞书，则是侧重于收民间性语类的大型辞书。这是《语海》的一个重要特点。

《语海》的另一个特点是收了一定数量的“暗语”。

暗语，《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和《汉语大词典》分别解释为“彼此约定的秘密话”、“经约定用以暗中交流信息的词语”。“暗语”是否属于“语”的范畴，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一种认为，“暗语”具有民间性，并不断地从民间社会渗入通俗文艺作品和某些社会层次的言语交际活动，理当视为“语”的一种。另一种认为，“语”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暗语大部分是词不是语，而且只限于在某个社会集团内部秘密通行，缺乏语言单位所应具备的社会性。《语海》采用了前一种认识。

《语海》的再一个特点是把（狭义）俗语确定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作为民间语汇中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俗成语”等相并列的一种语类。

俗语是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何界定狭义俗语？这是至今尚无定论的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俗语作为语言单位的名称，最早见于汉·刘向《说苑·贵德》：“俗语曰：‘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汉书·路温舒传》作“画地作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也称为“俗语”。唐宋以后，“俗语”的使用频率逐步提高，所指范围逐渐扩大。明清小说里，“俗语”也叫“俗话”，所指除了谚语外还有歇后语和惯用语。清·钱大昕《恒言录》卷六“俗语”条，把出于释氏语录的“弄巧成拙”、“抛砖引玉”和宋儒语录的“大惊小怪”、“七颠八倒”、“胡思乱想”等“俗成语”列为俗语。《辞源》（1979年修订本）、《辞海》（1989年版）分别把“俗语”解释为“约定俗成，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指谚语、俚语、惯用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综合古义今义，可以把“俗语”定义为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俗成语等在内的、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结构相对定型的通俗而简练的语句。这一点大家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问题在于如